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抓住大众文艺发展的新机遇

黄平

锐见

作为一种新颖的文化现象,新大众文艺体现出文艺与现实、文艺与生活前所未有的结合,其规模与效应、广度与深度,是有史以来的文艺创作所不可想象的

以诗言志,质朴而热烈,传递着生命的激情。

大众需要文艺,但在历史长河中,大众难以直接创作文艺。将内在的情感转化为外在的创作,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需要艺术手法作为中介。我们所熟悉的风、雅、颂依赖于赋、比、兴等多种艺术手法,而艺术手法的习得,依赖于专业化的过程,并由于技能上的分工而产生身份的分化,逐渐形成特定的文艺创作团体。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尽管也有杜甫这样忧国忧民的诗人,关心民生疾苦,但作为创作主体的大众,在文艺史上常常是缺席的。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界酝酿着文艺大众化的方向。首先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平民文学”,其带有人道主义色彩,但主要局限于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此后,“左联”等文艺团体发起革命文艺运动,提出大众化口号。1928年《大众文艺》创刊,随后成为“左联”机关刊物,“大众文艺”这个术语由郁达夫等人引入中国文坛。当时对大众化的理解,还较为简单地停留在让大众看得懂。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大众文艺在中国的兴起。讲话对何为大众化、如何大众化等问题作出了深刻阐释。以民族解放大业为方向,讲话深入透彻地指出,大众化就是“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从解放区到新中国,从赵树理到柳青,一批学习群众语言、重视民族民间文艺传统的先进作家、艺术家,克服千百年来劳动分工、身份分化所导致的文艺与大众的分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创作了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只是受限于教育程度、媒介条件等因素,当时大众文艺的生产,还是依赖文艺工作者作为“中介”,这个问题长期难以得到解决,直到新大众文艺出现。

作为一种新颖的文化现象,新大众文艺体现出文艺与现实、文艺与生活前所未有的结合,其规模与效应、广度与深度,是有史以来的文艺创作所不可想象的。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发展新大众文艺,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新大众文艺的“新”有诸多特质,一方面延续着人民主体,一方面结合着媒介变化,二者相辅相成。义务教育的普及、网络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构成新大众文艺生态的媒介前提。新媒介深刻影响着人民大众在网络世界上的呈现,塑造着大众的情感结构与表达方式。

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要处理好人民性与商业性的关系。新大众文艺的一个生产特点,是在特定的平台上进行海量创作。我们不能过于理想地将新大众文艺视为大众对文艺直接的、自发的表达,而要重视平台在其中所起的组织与引导作用。承载新大众文艺的平台,要重视人民性与商业性之间的统一。不能以商业利益最大化来设置算法,不能泥沙俱下地流

量为王,不能无底线制造爽点、迎合情绪,警惕技术至上论与技术决定论,警惕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泛滥,做到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新大众文艺的发展,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大众文艺自诞生以来,一直面临“大众化”与“化大众”的辩证。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专业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理解新大众文艺所传达的生动、丰富的大众生活,学会借助新媒介发声,学会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做好文艺精神、文艺手法的普及工作。同样,新大众文艺不能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今往来的文艺经典,在保持鲜活文艺样态的同时,汲取专业文艺创作经验,实现自身的精品化。专业文艺和大众文艺不是对立关系,我们有悠久的文艺创作传统,有优秀的文艺创作队伍,这是新大众文艺更好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宝贵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新大众文艺融入人民生活,深入精神世界,激发思想共振,引发情感共鸣,是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深刻变化的生动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新大众文艺将与其他文艺样态一起,在文艺园地百花竞放,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面对网络视听新局,所有创新探索终将沉淀为行业基石。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绽放时代创新光彩的精品佳作,或许正在这场行动者的盛会中悄然萌芽

活力与思辨相伴,是创新突破的前兆

第十二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观感

张明慧

春日锦城,因为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的召开更添生气。40余场论坛空前密集,听众摩肩接踵,驻足聆听,生怕错过任何的新信息和新洞见。这种“生怕跟不上趟儿”的气氛,反映出当前网络视听领域涌动的创新活力。

论坛上,观点交锋依旧激烈,但焦点已经从“用不用AI”“做不做微短剧”,变成“怎么用”“怎么做”,共识依稀可见。“精品”“创新”“高质量发展”……论坛议题里的高频词,显示出导演、制片方、平台等网络视听业内各方为迎接挑战铆足了劲。

更重要的是,观众和市场都准备好了。大会上发布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显示: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91亿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网络视听内容生产方式,近1/3网民使用AI制作图片视频;微短剧用户规模达6.62亿人,应用使用时长连平即时通信软件。数据有力证明,观众已经充分接纳网络视听新业态,乐意从中寻找适合自己口味的内容,这带给业界更强信心和更足底气。

创新的支点已然清晰:人工智能和微短剧,它们分别代表网络视听技术和业态的变革潮流。人工智能方面,共识是“人机协同、雕刻灵韵”。智能创作工具快速提炼剧本精华生成精彩片段,国产影片“毫无违和感”地转换成外语语音,宣传短片制作周期从数月缩减至2周……专家提出:“AI是助力而非替代,它让艺术家专注于创意、审美和灵韵,而不是制作流程的繁文缛节。”

微短剧创作上,在快节奏叙事中注入现实质感,是摆在创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家里家外》3天观看量破10亿次,质感不输长剧集。有演员提出,微短剧表演需要摆脱程式化、脸谱化,塑造鲜活立体的人物。也有编剧反思,微短剧创作中“套路”的确实管用,但用多了就会被观众厌弃,创新永远是刚需。这些热烈的讨论,显示出微短剧精品化这个宏观命题,已借由“讲好故事”的追求深入创作细节,形成一个待解的实践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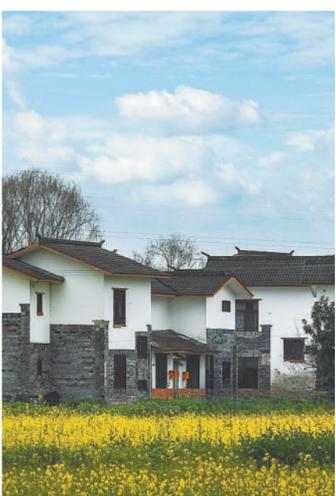
而用好这两种创新力量,需要借鉴以往的艺术经验。在艺术史长河中,技术始终是推动创作的强大动力,今天我们面对的很多创作难题,前人已经研究得相当透彻。正如古代绘画中“匠气”与“士气”的争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艺术,同样需要厘清工具理性与艺术灵光的边界,实现技术融合。艺术气质的雅俗之辨,更是古已有之。比如,有研究者对照考察微短剧与明清章回体小说,提出雅俗之辨不只是历史难题,也是艺术自身的张力所在,其中必然蕴含创新的密码。

一名微短剧编剧说,他正在大量研究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在网络视听行业备受期待的背景下,创作者不妨“瞻前顾后”——既面向未来保持创造的信心,又回望过去汲取艺术的经验。那些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争辩、关于短剧行业标准探讨、关于内容付费模式的思辨,都在印证着:面对网络视听新局,所有创新探索终将沉淀为行业基石。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绽放时代创新光彩的精品佳作,或许正在这场行动者的盛会中悄然萌芽。

在新技术革命和时代变迁背景下,文艺与生活、作者与读者的界限逐渐模糊,形成了一种生活即文艺、文艺即生活,人人都是创作者、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新大众文艺生态。新大众文艺之新,是创作主体之新、传播载体之新,也是技术驱动之新、媒体融合之新,更是社会的高度发展和现代化变迁之新。

目前围绕新大众文艺的探讨,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传统文艺工作者和新兴创作者的身份问题;文艺作品创作传播的主体转换问题;新的文艺类型和文化业态问题;AI对文艺创作者专业能力的冲击问题。但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同样值得探讨,“新大众文艺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通过对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不难发现,这些作品要么体现了当时最深刻的思想观念,要么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制作水平,要么针对当时最



图为四川崇州五星村风光。任 健摄(影像中国)

突出的社会焦点进行表现和回应。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往往都是先进观念、先进技术、先进手段的结合。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活动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能力限制,生产规模和传播范围都不够,市场淬炼不够,创作潮流也渐渐从关注社会话题变成个体化的心灵问题,呈现圈子化、封闭化的趋势。

当下,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文艺借着新质生产力的东风,重新回到时代生活现场,重新接受社会大众检验。尤其是经由规模空前、水平空前、热情空前的人民大众创造,新大众文艺能够呈现当下最前沿的科技成就、讨论最新潮的文化现象、回应最热门的现实议题,再次实现先进观念与先进手段的结合,从而更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为社会进步贡献文艺力量。

(作者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河》杂志社社长)

新质生产力的文化表征

阎安



图为李子柒短视频《雕漆隐花》截图。资料图片

长青需要新鲜体验

网络综艺《大侦探》

网络推理综艺《大侦探》新一季保持了稳定品质,系列节目在10年间呈现了超过100个跌宕起伏的探案故事。节目最大的特点是“烧脑”,观众要像侦探一样随时保持清醒,完成推理挑战。法律普及、社会话题探讨等元素的融入,也使节目具有一定知识性和深度。节目长青,源自主创团队在剧本和服化道方面的打磨,得力于拥有“侦探感”的常驻嘉宾团队,更受益于观众的互动参与。节目里,观众跟着镜头沉浸式感受搜证乐趣;节目外,观众意见也能为下一季创作所采纳。

天津市南开区 张清莹

看台人语

艺海观澜

“赛博乡土”涵蕴乡土故事新讲法

张雨轩

数字时代,“赛博”成为热词。早期科幻小说描写的“赛博空间”,更多指向具有数字化特征和未来感色彩的艺术风格,而当下的“赛博”则成为人们描述日常生活、刻画世界形象的一种基础修辞。“赛博养生”“赛博旅行”“赛博上班”“赛博年货”……人们用“赛博”来形容网络时代的生活,“赛博乡土”也是其中之一。

在短视频平台的“打卡”交互下,陕西平利县女娲山成为浏览量数亿次的“赛博老家”,这反映了乡土新变:随着移动网络和智能设备普及,广大乡村成为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的表现对象,海量影像共同构建了“赛博乡土”。“赛博乡土”是新时代乡土巨变催生的文化景观,以其数字化、网络化和虚拟化赋予乡

土形象一种可交互的观看和进入方式,促进了乡土文艺的创作自觉,涵蕴出乡土故事的新讲法。继承了传统民间口头文学的瑰丽想象,“赛博乡土”的文艺叙事具有天然的实验性。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在新媒介“滤镜”加持下,同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之间建立起一种充满趣味的审美关系。河北定兴县杨村的手工耿,视频作品以“自制”和“发明”为主题,不仅展示劳动人民的手工艺之巧,也显示出乡土中国厚重且灵动的智慧之美。原本乡土生活中的器物,化为乡土新故事一粒粒饱满的“种子”。“赛博乡土”以这种“如诗”的理性方式,讲述着乡土中国敦厚的智慧新故事。

不同于传统民间手工艺的比拟、象征等手法,也不同于传统乡土文艺的现实主义书写,“赛博乡土”将自身化为大地的眼睛,观察并拾取乡土生活中的果实。李子柒视频作品聚焦乡村日常的起居劳作、人伦亲情,人与物、情与景,仿佛从泥土里长出,浑然天成。她的“土味”,恰恰又是她的“洋气”。新乡土的偶得,经由新媒介的妙手,成为风靡全球的世界语言。“赛博乡土”以这种“如画”的感性方式,讲述着乡土中国悠长的美丽新故事。与此同时,“赛博乡土”不惧“复制”,这意味着乡土故事从案头之作“飞入寻常百姓家”。无论男女老幼,拿起手机,每一个人都是时代故事的合作者。在“赛博乡土”的世界里,劳动人民不仅被邀请成为时代故事的观

一曲传唱四方的《陈母问勇》,问出艺术真义。英雄书写既需要昂扬的基调,也需要真切的情感,英雄形象只有在生活真实与人格伟大的双重逻辑中才能真正挺立起来

清明节之际,一曲稚嫩童声演唱的《陈母问勇》在社交平台广为传播。卫国戍边战士陈祥榕牺牲后,部队曾问陈母姚久穗需要什么帮助,姚久穗说:“我没有要求,我只想知道,我的儿子在战斗的时候勇不勇敢?”多少人曾有“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落泪,曾有多少人被这首勇气的赞歌所感动。

歌的流行,得益于它的举重若轻。《陈母问勇》带着强烈的叙事色彩,围绕英雄故事展开,最终上升为一种极为普遍又朴素的感受——家国情。

词作“半文半白”,从“陈氏有儿 十八从戎/生于屏南 名祥榕”起笔,自带节奏感,贴合旋律的起承转合。副歌部分,通过音高提升释放情绪,一位母亲的丧子之痛化作四字天问“吾儿勇否”,将歌曲情感推向高潮。童声演绎热血歌词,对祖国深沉的爱和纯真的天籁形成强大张力,产生了新的情感冲击波。

词曲相谐,使之具备一种风格化的感人力量。流行歌曲最常用的4/4拍贯穿其间,强化旋律的统一性。听众感受最深的,是这首歌的如泣如诉、直击心灵。它来源于略带摇滚感的编曲配器。电吉他悲壮的弹拨,震撼心弦;间奏唢呐的运用,充满力量。整首歌通过平衡重复与变化、稳定与张力,最终形成了既有记忆点又富有层次的流行旋律。

一字一句唱出的,当然是音乐空间,更是精神空间和心理空间,是我们“歌以咏志”的人文传统、“精忠报国”的精神基因。

古有“岳母刺字”,今有“陈母问勇”。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一个个平凡的母亲,总能在家国危急的关头,激励自己的孩子舍小家为大家。英雄和英雄的母亲,始终都与这个英雄的民族相伴而行。

于是我们看到,英雄离我们很近。陈祥榕的故事,不仅被谱成曲,还被写为诗,塑成雕像,制作成纪录片,剪辑出短视频。一个个普通的中国人,用他们的方式,参与着当代英雄精神的传播与文化的创造。当“陈母问勇”被人们标记为新成语,对英雄精神的价值认同,便凝结为同一时代语境下的共性表达和丰饶语意;当“祥榕桥”“思远桥”“问勇路”等矗立在祖国的边疆,地理标识与精神坐标共同标记着我们将前往何方。

一曲传唱四方的《陈母问勇》,折射出艺术创造的真义——触动心灵。英雄书写既需要昂扬的基调,也需要真切的情感,英雄形象只有在生活真实与人格伟大的双重逻辑中才能真正挺立起来。

80年前,田间地头,不识字的老乡围在识字旁,听他们讲述《吕梁英雄传》,从故事中体悟抗战的意义。80年后,线上线下,抗战文艺经典被不断创新,衍生出新的形式、新的风格,更多“解法”让今天的人们读懂“中国一定有一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的“心法”。

民族的尊严感、文化的认同感,正来自这种个体生命不断回应英雄精神的感召,并由此进入家国叙事、汇入时代江河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讴歌英雄,是深沉的人民观,更是珍贵的历史观和文艺观。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万紫千红,属于崇尚英雄的春天,属于大众共同创造的、文化的春天。



本版邮箱:wenyip1@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明慧 版式设计:赵俊汝

看者,也邀请同时代的人进入自己的故事之中。

“赛博乡土”包容了数字技术对它的虚拟和重建。通过发帖、观看、评论、转发、点赞、私信等数字交互,乡村全面振兴的人情与劳动之美,变为人人举头可望的闪烁星河。在这片数字空间里的“土地”上,非遗和古法并不畏惧“标签化”“符号化”,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使用,也并未切断“赛博乡土”与生俱来的根。随着民间文艺的口头传统同手头文艺、镜头文艺的结合,土味不再是乡土故事和乡土美学的地理边界。“赛博乡土”以新的感性方式和理性方式,培育出乡土故事新的种子。

“赛博乡土”是科技与人文共同孕育出的年轻土地,是一种虚拟与现实共生的乡土新样态。当赛博文化与乡土中国结合,其所讲述的乡土新故事,不仅是一场广邀嘉宾的精神盛宴,也是与时代脉搏共振的文化盛事。(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